

# 《四世同堂》演繹在悉尼



悉尼金秋時節，Sydney EVENT CENTRE的劇場沸騰了。中國國家大劇院在此上演的由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改編的三幕話劇《四世同堂》，轟動、爆滿、盛況空前。

扮演說書人的演員田雨，面對滿堂“華人”的第一句臺詞是：“吃了沒？沒吃，一會去後邊給您弄碗炸醬麵，先墊吧一口。”別開生面的開場白，充滿了北平味道的調侃，親情而溫暖；一下子拉近了與觀眾間的距離，把悉尼的華人拉回了北京，拉到了北京的一條街上；拉進了老舍先生筆下的小羊圈胡同裡。人們一直懷念著這位人民藝術家，念叨著他寫的那些好作品《離婚》《駱駝祥子》《茶館》《龍鬚

溝》……今天來看戲的，有一半是為念著他來的。

三幕戲劇“惶惑”“偷生”“饑荒”，表現了發生在日本侵華、北平淪陷，亂世中三個不同的家庭的故事。

老北京人的性格餘韻在這戲裡頭畢現了：祁家老太爺守著四世同堂的理想，他不信小日本能呆長遠；祁瑞宣在國破家亡的無奈中掙扎，老三祁瑞全掙脫離家去了抗戰；老二祁瑞豐卻與漢奸冠曉荷勾連搭著，攀上了偽政權；借亂世上位的漢奸冠家夫妻混了個風生水起，淡泊懦弱的錢墨吟在國破家人亡中變成了錚錚鐵漢；戰爭碾碎了小羊圈胡同裡平靜的生活，戰爭帶給最底層人們的是死亡和饑餓。老舍的文

字從紙面的敘述轉化為了演員們的舞臺表演：舉手投足，聲形儀態，悲憤愁苦，嬉笑怒罵，皆化為了北平淪陷那個時期人物的百態。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的功底和修養之深，可見一斑。

這場《四世同堂》的演出，對於悉尼的華人而言，是歷史的又一次昭告，也是華人與故土的再次擁抱和認識。它讓我們看到了那場戰爭中在北京的立體狀態，那些人是複雜的，不是單純的。老舍先生怒其不爭，痛其不哀。預塗改變民族性的批判在這部《四世同堂》裡占了極大的篇幅：投降出賣的、背叛綏靖的、投機發國難財的；比如，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李空山、祁瑞豐之流，在這些人物身上

的刻畫筆墨老舍先生是毫不吝嗇的。在中國國家大劇院的演出中，我們也看到了導演和演員在這方面的努力詮釋。比如那個上場便風風火火，地板都踩得山響，一聲吆喝便滿堂皆驚的漢奸大赤包，她貪婪、算計、壓官，無恥之極；著名演員秦海璐把她演繹得入骨十分，她演繹的那段大赤包酒後狂言大發國難橫財，諂媚醜態百出的戲，不僅放得開，而且有層次，眉眼、嘴角，體態、聲情，都無不是那個人物的。不愧為是“梅花獎”和“金馬獎”得主。

原想複雜的舞臺場景的切換，會很費事的，眼下被推拉搖移的機械操控，變得極其簡捷而巧妙了；四季的更迭、天光的變幻，完全採用了燈光控制，卻不再須落幕忙著更換場景了。幕間的不再間斷，讓演員的表演、觀眾的接受和欣賞都無縫銜接了。這種戲劇藝術的綜合創新的設計理念，也著實令人眼界大開。

北京老式年代的黃包車，怎麼也出现在了臺上？沒想到，導演竟然把這樁大道具用得出彩。車夫優美輕盈地小跑步，仿佛在跳舞，在舞臺的空間劃出了優美的線條，還給演員構建了一處別樣的表演檯子，演員在運動著的洋車上演繹著平地上決沒有的感覺，透著新鮮。雨中去參加天安門日本人的慶祝會，遭遇不測的場景，如果沒有那一排的洋車來營造，怎麼搞呢？這不得不說是導演的神來之筆了。在這出話劇導演的諸多的神來之筆當中，最欣賞的我還

是要選這一筆。它如同中國戲劇中的馬鞭子，或者是船槳？寫意的手法，絕了。

在這出話劇中，老舍先生寫到了淪陷中北京百姓所遭受到的死亡摧殘。種種不同的死因和死法：有開了汽車，有意將車撞翻與日本兵同歸於盡的錢默吟的兒子；有母親（錢默吟的妻子）在給兒子出殯的時候一頭撞死在兒子靈前的；祁瑞宣的兒子小順子活活被餓死的時候才幾歲，祁瑞宣的父親祁天佑是臉上被畫了紅字，身上被寫了奸商的罵名被遊街，因不堪受辱投河的。天佑的投河自殺讓人聯想到老舍的投湖“自絕於人民”。時代的巨變下，在那個瞬間，老舍先生是不是想到他筆下的祁天佑啦？老舍，我們永遠的懷念。

借用舒乙的評論：“該有的都有了，這個戲站住了，人物沒缺，情節沒缺，舞臺調度好，演員演得好，導演手法新穎，導得也好。”

希帽



# 大筆如椽鑄華章

（接上期）何與懷這部由美國著名華裔作家、評論家陳瑞琳撰寫感人肺腑的推薦語的最新文集，還收錄了《看〈地震〉讀〈餘震〉評〈金山〉談張翎》《虹影：饑餓的私生女讓隱私流出鮮血》《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試談非馬詩歌藝術追求與思想內涵》《陳若曦：堅持信念一生無悔——從她的名著〈尹縣長〉談起》《曲折離奇的人生正直高尚的詩品——悼念文曉村先生》及《個人生存的一種挑戰——談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等文章。上述文章的人與事，包括夏志清、嚴歌苓、張翎、虹影、非馬、陳若曦、余光中及高行健，與我都有過不同程度的接觸，其中幾位也是我筆下的人物，讀來倍加親切。

我作為新聞同行，讀前輩何與懷老師的文章，佩服之至。他以文學評論和時評隨筆著稱，字裡行間充滿家

國情懷和文化憂思，極富人生哲理及靈魂拷問。他既有文化學者的深邃眼光和滿腔熱血，也有史學家般的深刻思考 and 人類良知，更具有“大筆如椽”、“史筆如劍”的寫作才華。

他對所評介之人，大多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所評論之文章，都進行深入瞭解和閱讀。其評論有的放矢，資料翔實，條分縷析，充滿人物故事性，並加以適當的理論分析與指導，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而他寫評論文章，總是揮董狐之筆針砭時弊，月旦古今，文筆雄健有力，氣勢磅礴，敢於寫出對政治和社會影響重大的看法，以及對中國的關注與熱愛。他以文章宣揚普世價值，也以實際行動踐行普世價值。在當代華人文學史方面，他敢講真話，為文學發聲。

在《看〈地震〉讀〈餘震〉評〈金山〉談張翎》一文，慧

眼識人的何與懷，提到早在2003年年底，當張翎告訴他，他的新長篇小說《郵購新娘》將在2004年1月出版時，他就回信對她說了這句話：“你這樣寫下去一定很快便成為大作家。”

他自豪表示，他見證張翎創作《金山》最初的靈感，就憑這部長篇，張翎完全可稱之為“大作家”。結果不出所料，張翎憑此書成了“大作家”。

道要正道心要真心  
何與懷在《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任主編二十多年，集學者、評論家、作家、編輯、史料整理者於一身，在澳華文學研究領域，何與懷常被稱為“澳華文學的百科全書”。

這一稱謂並非溢美之辭，而是對他的高度概括，源於其寫作與研究中所呈現的系統性、整體性與史料意識。他對從早期華人移民書寫，到當代新移民文學，都

有系統研究。

他既在“場內”，又置身“史外”，所以他對澳華文學的發展脈絡、作家群體、重要刊物、文學社團、歷史背景等，幾乎如數家珍。他的文章往往不止於對單一作品或個別作家的評析，而是置於更廣闊的移民史、文學史與文化語境中，加以觀照。

他不愧是當代世界華人文學的開拓先鋒，他的筆底風雲，不僅是為澳洲華文文學樹碑立傳，也是為世界華人文學開疆辟土。他所論及的世界華人文學乃至華人移民歷史的重大課題，為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留下最真實的記錄，也為歷史留見證，成就他作為一位文學史家的風範。

他先後榮獲“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和“世界華人文學終身成就獎”，實至名歸。

何與懷在他執筆起草的《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言》中宣示：

歷史定然站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正義的一邊。歷史定然站在人性的一邊。而我們，秉持“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的信念，堅守普世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他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

難怪人們說，沒有何與懷，澳華文學仍然存在；但沒有何與懷，澳華文學不會這麼清楚地被世界“看見”。

走筆至此，我的臉書“跳”出五年前的帖文：一天新聞人，終身新聞



2003年8月世界華文作家應中國僑辦邀請訪華。圖為全體成員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合照（右五為張翎女士，前左三為何與懷博士）。

人！不為權貴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矢志終生以此為座右銘！永不放棄對正義的追求！

“只有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沉摯愛的人，才會批評社會的陰暗面；只有懷揣光明的人，才會去發現和揭露生活中的醜態。”（趙思運語）

我馬上轉發何與懷先生分享，他秒回：“太好了，正是我的理念！”

（2026年1月28日於美國紐約）

注：曾慧燕女士為資深媒體人，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員，紐約華文作家協會資深會員，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創會會員。

她以泰戈爾名言：“世界以痛吻我，但我報之以歌”作為其信念，作品兼具新聞的真實與文學的熱情，致力“活成一束光”，希望以文字療愈自己，

也照亮他人。她先後任職港臺和北美七家大報共三十八年，發表近三千萬字報導，是海峽兩岸三地採訪過最多名流政要的華人記者。其文章為海內外數百家報刊廣泛轉載，其多本重要著作被港臺及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收藏。

1983年獲“香港最佳記者”、“最佳特寫作者”、“最佳一般性新聞寫作”三個大獎，打破歷屆得獎紀錄；1984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85年當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2006年入選“全球百位華人公共知識份子”。2023年獲美國時代華人傑出風雲人物“文化傳媒功勳獎”等三個大獎。2024年，獲世界華人週刊首屆優秀散文獎等獎項。2025年獲聯合國69屆婦女大會平行論壇“國際華文女傑——傑出女性終身成就獎”等殊榮。

曾慧燕



1996年11月15日，本書作者與高行健先生及《靈山》英譯者陳順妍教授攝於澳洲悉尼大學。



曾慧燕女士與本書作者何與懷博士2025年5月13日在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開幕式會場上的合影。